

燕赵悲歌

蒋子龙著



7.5
9

燕赵悲歌

蒋子龙著

插图：王智远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燕赵悲歌

蒋子龙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4.5印张 6插图 90千字

1985年1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43,000册 定价0.64元

引 子

癸亥年早春的一个上午，我精神亢奋，创作正处在那种所谓“已经进去了”的状态，突然有客来访。

来者是位相识多年的朋友，同时也是编辑兼作家，不必客套，进门第一句招呼就是：“正玩命哪！”

我赶紧诉苦：“半年多没写东西了，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迫感……”

“可你还得把手头的长篇先放下。”他说，“人家点名叫你哪！——想不到黄河以北最富的村子，也许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（注意，我不是说最富的个人，而是最富的农村），竟出在河北的老东乡，历史上的盐碱窝里！”

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他们没有包产到户，已经是千万元富翁了！也不叫大队，而是农工商联合公司。公司经理是个当代怪杰，他叫我带信给你，原话是：‘五年前我们看了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当时的副大队长看了四遍。我佩服蒋子龙。但是，乔厂长不如我胆大，乔厂长不如我！’”

我不觉堆出一脸苦笑，心里涌起万千滋味。自从乔光朴这个冤家来到世界上，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！乔厂长五

岁，我四年未得清静。心想，今后也许不会再有这样的风波了。怎么又冒出一个胆子更大的“乔厂长”，而且又是点名叫号地和我挂上钩！

朋友简洁地讲了几件那位经理的故事，我心一震。这个送上门的人物一下子把我从已动笔的小说中拉了出来。在千百万群众创造生活的劳动中，有些看似偶然爆发的事件，却代表了一种历史的必然，社会的必然，往往比作家费尽心机加工提炼出来的情节更可信、更集中、更概括。许多生活中的平常人或不平常的平常人，往往比作家呕心沥血塑造出来的人物更真实、更感人、更典型！

我问：“你为什么不用他？”

朋友摇摇头：“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不讲。他说：‘跟你们说没有用。要想知道内里边五花三层的斗争，叫蒋子龙来！’”

这简直是一种挑战，一种召唤。是生活对文学的挑战，对作家的召唤！我毅然放下写了一半的长篇小说，跑下去了。

这部中篇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。但不想在此发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：“纯系虚构，请勿自动对号，云云。”我想，读者诸君心里都明白，裁判文学的最高法官是时间和群众，与其对反映生活的文学发怒，不如去改造生活！

第 一 章

男子汉之间真正的友谊和感情，是建立在相互征服的基础上，每被对方征服一次，这友谊和感情就加深一层，更加巩固。这是思想的征服，人格和力量的征服。

我，还有他们——七位本市和外省的编辑、作家，都被眼前这个农民征服了。老实说，文人们喜欢挑刺儿，不容易真正从心里佩服一个人。今天先是震惊，继而敬服，最后简直快成为他的崇拜者了。

其实，他讲了总共还不到一小时。而且他没有讲任何故事，没有讲他们的发家史，没有讲他们赚了多少钱，只给我们出了几个“题儿”。全是一条条带有泥土味儿而又闪烁思想光芒的哲理，是一句句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大实话，而又含有深刻的经验、无穷的意味、农民特有的智慧和幽默，出口都是警句格言式的！

莫非我们碰上了一个天才？他无疑是个会创造思想、制定法则的人，在本质上同那些生活在城里的思想家、经济学家、哲人、教授是一个等级的。同他谈话真是一种享受，一种“精神会餐”，他的思想总是闪闪发光。

然而他对自己的介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叫人不无

失望，不可思议。他是道地的农民，只上过“冬仨月、春仨月”加起来不足六个月的学，刚够“人之初”的水平。

那么是他的长相奇伟不凡，透露出有宏谋在方寸吗？也许是吧，但我得拼命在他身上寻找这些东西。个头似乎比我还高，也就是说至少在一米八以上，可是长得精瘦，象个大衣裳架挑着一身蓝色毛料中山服。以前我在农村看到穿这种衣服的人，都是公社和县的干部。现在到农村去，谁要是凭衣帽断定人家的身分，非上当不可。他的气质还是农民，留着过时的小平头，脸上布满没有规则的、错综复杂的皱纹，也许他那深邃的思想，奇特的智慧就藏在那里边？他不是大眼睛，也不那么炯炯有神，脸色发黄。

但是，他一开口，立刻就把你对他的第一印象、表面印象一扫而光。他仿佛是用第三只眼睛——思想在看着世界，看着你。

他本身就是一个谜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农民呢？

—

夜，静得瘆人。深秋的夜风，象剃头刀儿一样扫荡着这黑沉沉、死寂寂的百里大洼。月亮象半张死人的脸，冷光熹微，根本刺不透沉沉夜幕。更何况还有那飘浮游动的黑云，象老天爷抖开的盖尸布，时时将那半张死人脸遮住，使大地陷入一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深渊。更甭提那些数不清的吃大锅饭的星星，见有一个半死不活的月亮在支撑局面，就都闭上了眼睛，有的干脆躲到云彩后面睡大觉去了。空气

阴冷，夜色凄迷，一个白乎乎细长的鬼魂又走出来了……

团泊洼象一口巨大的破锅，被历史废弃不用了，扔在了华北的东部平原上。座落在锅底的这个稀稀拉拉的大村落，正是大赵庄。这几天庄上闹鬼了。天一黑，已经没有心思穷乐呵的农民们就不再出门，关在低矮的土坯房里，缩在炕头上；甚至早早就钻进被窝，省得点灯熬油。因此，夜不深，人已静。每逢这时候就有个人从庄子里走出来，上身穿一件光板羊皮袄，毛朝里，光皮朝外，白花花、脏唧唧。身影瘦长，弓着腰，两腿象灌了铅，脚步踉跄，晃晃悠悠，离纵飘忽。身后跟着一条牛犊子般的大狗。这不活活是个幽灵吗？他这样整整转了三宿啦！

他就是大赵庄的当家人、大队党支部书记武耕新。

他象在梦中一样走着，透过黑暗，他的眼睛里闪着怒恨的、绝望的光。愤怒和耻辱感啃噬着他的心灵，正在摧毁着他的理智。群众大会开了三天啦，给他提了三百条意见，社员们一人一把箭，都拿他的胸口窝当了靶心！

“我这是何苦呢？全庄三千多口子人，为嘛就数我倒霉？”他陷身缱绻，满腔孤愤幽怨，真想大叫三声，撕破这铁板一样的夜幕，出出心里的这口怨气、闷气。

没有平整好的旧坟地里，突然飞起几团鬼火，忠心耿耿的大狗猛地扑了过去。武耕新不为所动，现在没有能叫他害怕或动心的事情了！五八年在公社工业科当会计，干得好好的，硬逼他回来当了大队主管会计。如其不然，现在是个正牌吃皇粮的国家干部，就是天塌地陷又怕他娘的何来！主管会计当了不到半年，就给食堂提了五条意见，硬说他

给食堂列了五条罪状，被赶回小队捋锄杆子。以后食堂解散，又说他是正确的了。六三年底提到大队当了九个月的支部副书记，挨了六个月的整，就为的跟四清工作队长尿不到一个壶里。一撸到底，回小队当了个普通的“向阳花”，要不是公社摠住没盖印，连党籍都被开除了！大跃进、小四清、文化大革命、学大寨先治坡后治窝、学小靳庄唱二簧，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没能治了大赵庄一个“穷”字，倒把社员折腾得肚里怨气越聚越大！前几年在这儿蹲点的县革委副主任孙成志，回到县上又当了县委副书记。亲自带着他去小靳庄取经的农委主任王辉，又高升一级当了副省长。“四人帮”押在北京的大牢里。该走的走了，该升的升了，该死的死了，该关的关了，社员跟他们有远仇没有近恨，把一盆脏水全扣到他武耕新的头上，把满肚子怨气全撒到他身上。

去年，“四人帮”刚垮台的那会儿，大伙笑得发疯，乐得发狂，以为这回天可真的变了，地也真的变了，往后没有愁事了。一年多过去了，天上没有往下掉馅饼，地上也没有往外长金子，大赵庄还是穷得滴溜甩挂，破破烂烂。社员们醒了，又蔫了，脑袋又耷拉下来了，路在哪儿？上个月又来了个蹲点的县委副书记，慢条斯理、文声弱气，连名字都那么不顺耳——熊丙兰，男人起个女人名，岂不是要给大赵庄招来晦气！果然不错，这是个摇鹅毛扇的家伙，大前天点了一把火，大赵庄在这场冲天大火里，变不成凤凰还变不成糊家雀嘛！

三天来，群众怨恨的火焰达到了白热化程度，那一句句溜尖带刺的怨言，象炽烈的烙铁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记！他

那好使的大脑，象录音机一样记下了社员大会上的每一句话，此刻又一句句地重新播放。几十年的事情，如烟如雾地在眼前飘浮聚合，幻影云涌，联想蜂聚，搅成一堆，挽成一团，无法排遣。三天来他几乎是靠抽烟和喝水活着，白天开会，坐在台上装做没事人一样，晚上说嘛也闭不上眼，与其躺在土炕上烙大饼、瞪着眼珠子数房梁，还不如到大洼里遛跬。人家都说白昼和理智是属于男人的，而他这个五尺汉子却只有在无边的黑暗中才能找到一点安静和慰藉。

“祖辈缺了什么大德？到我这一辈儿当了支书！政治就是命运，当支书就是赌命，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？本来是个找路的，却被当成带路的，自己瞎眉合眼真的成了全村的引路侯……”武耕新肚里没食，头昏脑涨，东倒西歪，跌跌撞撞。气话可以说，大话也可以喊，真要叫他撂挑子不干，还不甘心。如果这次再被一撸到底，他还不认输，咽不下这口窝囊气！就是强咽下去，肚里也会憋出个大瘤子。可要想继续干下去，又怎么个干法呢？对往后的日子他缺乏高瞻远瞩的想象力，既无信心，又无规划，莫非真的山穷水尽，束手无策了吗？

已经到了下半夜，月亮早已隐去，周围是寂寥无边的黑暗。团泊洼难道死了吗？没有狗叫，没有鸡鸣，长虫、蛤蟆早早地钻进土里，连小虫子的唧唧声也听不到。武耕新感到这样的孤单，这样的悲哀，真想大哭一场，反正也没人看见。

后半夜的风更冷了，他下身只穿着两条和这夜幕一个颜色的青布单裤，实际只等于一条。里边那条膝盖和屁股

处磨破了两个大窟窿。外面这一条两个裤腿脚飞花了，两条套在一块才勉强遮住了他的下半身。这样的裤子怎么能抵挡彻骨的寒风，他的双腿有点发抖，脚步更加沉重，身子一溜歪斜。跟他寸步不离的大狗，似乎觉察出了主人的艰难，突然往前一蹿，横在武耕新的脚前。那意思是叫他回去，别再往前走了，他腿一软扑在了狗的身上。狗以为主人出了事，恐惧地大叫起来，向村里呼唤。

武耕新拍拍它的头：“大黄，别叫，别叫。”

狗安静下来。他抱紧狗的身子，自己也觉得暖和了。干涩的眼眶里火辣辣的，似乎有一串眼泪滴落下来。大黄吃惊地扬起脸，一双在黑暗中熠熠闪光的眼睛望着主人。

二

林元秀象是睡着了，其实她是处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，那高度警觉的神经不知受了外边一点什么声音的触动，猛地睁开眼，象撒吃症一样，一骨碌坐起来。伸手摸摸右边的炕头，依旧空着，丈夫又没回来。她心里埋怨自己，想着不睡不睡，怎么又迷瞪着了。再摸摸左边的炕，也是空的，深更半夜的，大闺女明英又跑到哪儿去了？只有老闺女明琴，背靠窗台坐着，不光没睡，嘴里还叨叨咕咕，隔三插五地打亮手电筒，照照课本，然后再关上手电接着背书。

她问：“你姐哪？”

明琴：“叫对象拉走了。”

“从哪儿又跑出来个对象？”

“还是那个马胜锐。”

“他不是不情愿吗？”

“那是过去，爸当支部书记，他不愿意被招驸马，怕人家说他攀高枝，将来受我姐的气。现在我爸不是倒霉了吗？他的腰杆反倒硬了，又主动来找我姐。”

“呸！一个个都没安好心眼儿，恨人不死下策篱！”

“娘，你别管，我看小马这一点就够个男子汉。”

“得了小姑奶奶，那也不能黑灯瞎火跟着野小子往外跑，一个个都是脸皮八丈厚。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？你爸快愁死了，你们都各顾各的，谁也不搭把手。去，叫你哥去找找，他有三天三夜没眨眼皮啦！”

武明琴下炕，来到外间屋，拍拍东屋的门，高声说：“哥，咱娘叫你去找找咱爸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老大武明理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声，明琴回到炕上重新背她的政治书。

但是等了半天，东屋那两口子还不见动静。林元秀自己下了地，以为儿子贪睡，翻个身又着了呢，想亲自招呼他。走出西屋就听见东屋的两口子正说话，当婆婆的可不能听儿子媳妇的墙根。但儿媳妇燕淑珍的嗓门很大，分明是成心让她听见——

“……你不掰开手指头算算，俺们北燕庄才七百口子人，每年都有个十户八户的办喜事。你们大赵庄将近四千口子人，光是老中青光棍儿加一块就毛三百口子，六年里才娶了仨媳妇。人家那俩户一个是花了两千多块钱，另一户在公社当干部，也不冤屈何守静。俺要你家嘛啦？你又有

什么拿人的？怪不得方圆百十里都传着你们村的歌儿：宁吃三年糠，有女不嫁大赵庄……”

明理那闷声闷气的声音：“你别扯着嗓子喊行不行？”

林元秀气得双腿打颤，膝盖一软顺势坐在锅台上，心口窝里象塞进了一把乱草。自打儿媳妇过门这半年多来，她就没有舒坦过。如今的年轻人没皮没脸没良心，俺花得少点也够上了一千块这个整数啦！你看不见你公公吗？当着一村之主，冬天说话就到了，还没有个囫囵的棉袄棉裤，这不都因为娶你拉了一屁股债！俺不就是没盖上三间新房，让你另起炉灶去当家做主？可这三间老房你们占了一半儿，把俺那俩小子挤得没处睡，无冬立夏躲到外边去寻宿儿，你还要俺怎么着？千不怪万不怪，都怪俺穷村的小子不该找个富村的闺女当媳妇。

淑珍那盛气凌人的尖嗓门还在响着：“……原指望你爸是大队头头，门路广，还能让你一辈子刨土坷垃。谁成想这回弄不好又要一撸到底，咱一家子就都得跟盐碱坷垃玩擦！”

“合着你进这个门不是冲着我，而是冲着咱爸的官衔儿？”武明理的声音也高起来，要犯牛性，“实话告诉你，咱爸要不当那个大队书记，咱家的日子就有救了！”

“明理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快去找找你爸。”林元秀赶紧搭话，她知道自己养的孩子都跟他爸一个样，表面上脾气秉性不一样，骨子里都是真正的男人，惹急了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！

不成想婆婆一搭腔，儿媳妇突然哭起来了。女人的眼

泪有时是对付男人的最好的武器，有时则是往火上浇的汽油，只有绝顶聪明的女人才会掌握好使用这种武器的火候。

武明理一下子炸了：“谁怎么你了？深更半夜你嚎什么丧！”

林元秀也生气了：“明理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她可不是乡村里那种说不出道不出、粘粘糊糊的女人。她的父亲是大赵庄解放前唯一的教书先生，从小识文断字，老实说，武耕新认识的那点字有一半是她教的，不然，他只上了六个月的学，怎么能到大队、公社当会计？自从进了武家门，她拾得起，放得下，说得出，做得到，人一份，嘴一份，人前人后都没给武耕新丢过脸。表面上，男人的事她不管，家里的事也不用男人操心。实际上，男人事她也可以在枕头边上吹吹风，家里的事只要他拿定了死主意她也得依从。但是，不论日子过得紧也好，松也好，她能管好家，也能管住五个孩子。自从第一个儿媳妇娶进门，虽没有出什么大事，一家人的脸皮都还没有撕破，可是心里老是不那么顺当。该着她们这一辈人倒霉，苦挣苦熬，好不容易顶门立户自己当了婆婆，婆婆的福一天没享，婆婆的架子一天没摆，媳妇一进门在精神上就是婆婆，自己又成了小媳妇。莫非命里注定这一辈子只能当儿媳妇了？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家里外边一块闹起来了！

武明理一边系着衣裳扣，气哼哼地冲出了东屋。

林元秀用手指点着儿子：“明理，你呀你！外边攻你爸，家里就别再起内乱了。看看你爸的模样儿，还象个人样吗？整三天了米粒没打牙，脑袋没沾枕头边，我怕出什么事呀！

快去找找他，无论如何把他拉回家里来。”

“我去，可有一条，你老劝劝我爸。这回被抹掉大队书记更好，不抹掉咱也不干了，不操这份心，不挨这份闲骂。我爸是庄上第一大能人，下边有我们仨大小伙子，男的女的加起来六、七个整劳力，干点什么不能捞钱？现在谁不是搂着自己的心口过日子！”

林元秀气得用手拍着锅盖：“先别说这个，快把你爸找回来！”

“你老放心，我马上就去。先把话透给你老，等他回来咱们一块劝，光我们不敢把话说得这么白。”看来明理这三天脑子也没闲着，拿好自己的主意了。不愧是他爸的儿子，有自己的心路，自己的道道了。

林元秀不再搭理他，声音发颤地冲西屋喊：“明琴，你给我下炕，去找你爸！”

“人家明天一早还要到县里去考试！”

“好啊，把你们养大了，七条肠子八条肝花，一人一个心眼儿，都想拆这个家。我自己去！”林元秀并不老，只有四十七岁，身上气得打颤，仍然迈步出了堂屋。

武明理要去拉住老娘，身后的东屋门“哐当”一声被摔开了。燕淑珍穿戴整齐，手里还提着包袱，一阵风似的冲到院子里，打开娘家陪送的自行车，把包袱夹在后衣架上，推着就朝门外走。

“淑珍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林元秀没想到儿媳妇会有这一手，从这儿到北燕庄有四、五十里地，深更半夜的，又是个年轻媳妇，出点事怎么办！她赶紧叫儿子去拉住媳妇。

一见媳妇真地翻了脸，要半夜回娘家，武明理也软了，拉住自行车：“谁说你什么了，至于这样吗？”

一见婆婆和男人服了软，燕淑珍更来劲了，一巴掌打开明理的手：“你要有志气就别拉我，俺用不着你管！”

“你，这是值当的吗？”

“省得我一个人拆散你们这个宝贝家！”燕淑珍再一次推开男人的手，向院门走去。

就在这时候院门被推开了，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，堵住了大门口。黑糊糊看不清脸面，也不知是谁，前边这个个矮，后边那个个大。前边这个人开口了，一嘴好听的普通话，甬问，是新来蹲点的县委副书记熊丙兰：“好热闹呀。淑珍同志，不管生多大的气，也不能够做出日后无法挽救的事情啊。”

“简直是胡闹！”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大队长武耕田，“明理，还不把自行车接过去，领你媳妇回屋。”

燕淑珍突然哭着跑回自己的房里去了。

熊丙兰走近林元秀：“大嫂子，好好休息，我们去找老武。放心吧，什么事也不会出的！”

“那就让你老多费心啦。”林元秀心乱如麻，语气里没有多少热情，倒是充满忧虑。

三

土地散发着清馨的潮漉漉的气味，这是生命的气味，是大赵庄生命的热在散发。武耕新贪婪地吸吮着这新甜的气

息，他那弯曲的背突然挺直了，眼神空洞的双睛一下子变成了鸱枭的眼睛，穿透这重重夜幕，看清了眼前这四千八百亩一马平川的大块条田。他急走几步，扑上去抱住一棵两搂粗的大榆树，他摇晃，他捶打，他甚至想跟它撞头。

老榆树铁骨青枝，安稳如铸，象一根擎天巨柱支撑着这黑沉沉的夜空。

老榆树，你可以为我武耕新作证，解放前大赵庄只有三棵树，除你之外还有两棵歪柳树。土地倒是不少，但象一片乱坟场，这儿高那儿低，东一疙瘩西一块，南一条沟北一道岗，流碱冒盐。这就是命运那个老混蛋留给俺们大赵庄的基业，一家一户对付不了碱虎盐狼，只好挖土垫地，地长多高，碱追多高。只能种点高粱玉米，每亩地打个一二百斤！

自从我做主大队上的事，发死誓要治地。没黑没白，领着社员整整干了五年。白天跟社员一块抬大筐，晚上盘算队里的家业、操办几千口人的吃穿。那是什么日子，不光受大累，头上还得顶着几把刀尖，现在你们说我学大寨学错了，那阵你们骂我假学大寨，挂羊头卖狗肉。大寨是修梯田，修台田，说台田能治碱，我是平台田改成条田，每块地四、五十亩，横平竖直的长方形。上有浇水渠，下有排碱沟，修了七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，还有几百条能走大车、拖拉机的小道。四千多亩土地就象一张画一样，规则有致，象八阵图，拖拉机耕种的时候就象在足球场上一样痛快！粮食亩产提高到五、六百斤，我武耕新落下了什么？还不是一身病！一个从前能摔倒一头牛的五尺半高的壮汉子，现在油熬尽了，皮榨干了，刚到四十八岁就只剩下一把